



不穀何辭

萬曆甲午孟冬之吉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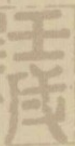
卢龙塞略 九边考 三云筹俎考

第六辑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萧大亨

编辑点校：薄音湖 于默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卢龙塞略

《卢龙塞略》前言

《卢龙塞略》二十卷，卷首一卷。明郭造卿初撰，其子郭应宠编纂。

郭造卿(1532~1593)字建初，号海岳，又号玉融山人，福建福清(今福清县)人。七岁时父亲郭万程去世，从此刻苦学习，志在经世致用。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侵扰福建，造卿以避难游学于吴越，学问大进。回到福建之后，受到福建巡抚汪道昆等人的推重，抗倭名将戚继光也亲自登门造访。造卿写了《前海议》、《后海议》、《闽中经略议》、《防闽山寇议》等文章，为戚继光和福建当政谋划军事方略。隆庆元年(1567)，因蒙古连年侵犯，明廷调戚继光到蓟镇(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北)任都督同知练兵防边。戚继光修缮边备，军力大增，但苦于蓟镇地区尚无像样的志书做军事参考，于是力邀造卿北上编修志书。

隆庆六年(1572)造卿北上，先入北京国子监为太学生，博览群书，深受国子监祭酒王锡爵的赏识。万历五年(1577)，戚继光继续邀请他编纂志书《蓟略》，同时江西右布政使徐中行也邀请他编纂《临汀府志》，因徐中行早年曾有恩于他的父母，造卿决定先南下江西完成《临汀府志》的编纂。万历六年该志修毕，他又应上杭知县杨万春之邀，完成了《上杭县志》的编纂，从而积累了较丰富的修志经验。八年二月，造卿再次北上蓟镇，为戚继光修志。戚继光在汉儿庄

(三屯营西北三十里处)为他开馆,馆舍有楼台亭池,荷花廊桥,十分精美,同时提供充足的经费。

造卿认为北京作为辽金元明四朝都城,却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所以决定先修《燕山古史》,然后再修《蓟略》。《燕山古史》又名《燕史》,时间上自周初召公封燕,下迄元朝覆没,地域上涵盖北京周边及辽东地区。为修《燕史》,造卿查阅了大量资料,同时亲历边关做实地考察。正当造卿积极修史之时,朝廷政治发生了变故,万历十年(1582)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戚继光因同张居正关系密切受到排挤,于十一年调任广东,旋被罢职还乡。造卿失去戚继光的支持,仍在艰难中坚持修史,使《燕史》、《蓟略》草创初就。万历十六年(1588),造卿移居永平(今河北卢龙),为知府孙维城修纂《永平志》,他主要根据《燕史》、《蓟略》的资料,两年后完成了《永平志》。嗣后由于得不到相应的支持,万历十九年(1591)造卿不得不携带书稿离开生活了十六年的蓟镇,返回家乡福清,二十一年(1593)因登楼偶蹶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王象乾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二十八年(1600)任宣府巡抚时,曾面见造卿之子郭应宪(字汝承),听说造卿所撰《燕史》、《蓟略》、《永平志》“可数百卷……皆关边陲战守所宜,余闻之意倾”,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不久从永平知府孙维城那里见到《永平志》刻本,认为“博而核,娴掌故,而晰于疆场,盖筹边之龟策,匪直载记之信史也”。于是进而征求《燕史》、《蓟略》,得到的消息却是“云未杀青,副在帅府”。万历三十六年(1608)王象乾任蓟辽总督后,继续从故府中寻找,“则报漫漶不复有存者矣,为之低回太息”。后来再次见到郭应宪,得知应宪家中尚存一些遗稿,大喜过望,“遂留之署中,重钩纂焉”。郭应宪“本诸《永志》,参以《史》、《略》,节缩成书,总曰《卢龙塞略》”。此即《卢龙塞略》成书始末(王象乾《卢龙塞略叙》)。

《卢龙塞略》所据的资料之一《燕史》,“无不囊括,卷帙甚多,缩其半而为《永平志》,而世犹不能尽传也。伯子孝廉君又缩而为《卢

龙塞略》，盖仅存十一于千百耳”（叶向高《卢龙塞略小叙》）。黄虞稷《千顷书目》、《明史·艺文志》载，《燕史》共有一百二十卷，而据邱居里先生考证，《燕史》确实卷帙浩繁，但因未经整理校订，现只存残稿十记三十四卷，所以郭氏父子已不清楚具体的卷数了（邱居里《〈燕史〉的卷数、传本与辑佚》，《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不过《卢龙塞略》尽管简约，但因所据资料翔实，仍然做到了“于塞上故实、山川厄塞、甲兵钱谷、夷情情形、诸战守具，靡不胪列，一开卷而塞事了如指掌，非但有裨掌故，抑亦筹边者所宜知也”（叶向高前引叙）。

从研究明朝北部边防来看，《卢龙塞略》有其独特的价值。卷三《沿革谱》详载蓟镇北部官员设置始末和所管辖范围，卷四《边防表》记边城隘口的建制、人口，卷五至卷十一《纪部》以编年形式记述洪武至万历年间明朝与蒙古之间的战和关系，卷十四《考部》记载蓟镇兵马钱粮、屯田、修边、军械情况，卷十七、十八《厄部》开列蒙古经常南下而需加意防备的路径、为此所应设置的哨探。这些都是其他书中不易找到的。

从研究蒙古史角度来看，《卢龙塞略》尤有它书不可比拟的珍贵之处。卷首《图部》除绘制了关于明军的边境总图、协路关营图、内拔图等地图之外，还特意绘制了表示蓟镇以北蒙古的《夷中地图》、《边外地图》。紧邻蓟镇的是蒙古朵颜、福余、泰宁兀良哈三卫，其中“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明史·三卫传》），朵颜卫与蓟镇边防最为直接，所以这两种地图详细勾勒了朵颜各部首领的驻地、驻地之间的里至、与明边诸关的距离、蒙古军队入关的集结地和必经之路、明军哨探可达之处，这是同类史地著作中所没有的。卷十五《贡酋考》载朵颜首领姓名、世系、活动特别详细，还注明了哪些为蒙古左翼所控制，哪些为蒙古右翼所控制，远逾它书，为研究明代蒙古史者必须利用的资料，《贡酋考》同时对福余、泰宁卫首领世系也有较多的记载。卷十九、二十《译部》，以汉字音译了大量蒙古语

词汇,并有相对应的汉语词汇,其数量之多超过了其他汉籍所载的蒙汉对照“译语”,是研究当时蒙古语的宝贵资料。

兹据1974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明万历刻本标点,以其他相关史籍做校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曾有董耀会主编的《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丛书之一《卢龙塞略》标点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标点者固然下了不少工夫,但由于对文意的理解、对蒙古语的通晓程度诸问题,此标点本与拙点校本相比,在断句标点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或者说,重新点校《卢龙塞略》仍是一项应该做的工作。还需要说明的是,在点校《译部》部分时,参考了贾敬颜、朱凤二位先生《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关于《卢龙塞略·译语》的研究成果。

本次点校的方法是:简体字横排,新式标点;

圆括弧中的字表示原脱字或讹误颠倒字,方括弧中的字表示应改正的字,据相关资料径改,不出校记;

漫漶不清的字以方框“□”表示。

虽然点校者下了很大工夫,但限于水平,错误之处难免,愿闻指正。

本书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立项并给予资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薄音湖

二〇〇九年三月

卢龙塞略目录

王象乾卢龙塞略叙	9
叶向高卢龙塞略小叙	11
郭应宠叙	12
卷之首 图部	14
卷之一 经部 守略经 古	16
卷之二 经部 守略经 今	23
卷之三 谱部 沿革谱	29
卷之四 表部 边防表	37
卷之五 纪部 开国经略 洪武一	49
卷之六 纪部 开国经略 洪武二	55
卷之七 纪部 开靖经略 洪武三、永乐	59
卷之八 纪部 洪宣正景经略 洪熙、宣德、正统、景泰	64
卷之九 纪部 天成弘正经略 天顺、成化、弘治、正德	69
卷之十 纪部 嘉靖经略	74
卷之十一 纪部 隆万经略 隆庆、万历	83
卷之十二 传部 镇守名将	99

列侯四人：淮安侯华云龙、济宁侯顾时、武定侯郭英、阳武侯薛禄
都督十二人：陈景先、王彧、宗胜、李铭、阮兴、温和、马永、萧升、
刘渊、祝雄、周益昌、郭琥

总理兼镇一人:少保左都督戚继光	
卷之十三 传部 征御英烈·····	105
都督赠燕山侯谥忠愍孙兴祖、都督累赠乐浪公谥忠襄濮英、宣宁侯赠安国公谥忠壮曹良臣、副总兵赠都督谥忠烈蒋承勋、抚宁卫副千户洪殷、参将赠都督谥忠愍张世忠	
卷之十四 考部 兵考、屯考、抚夷考、修边考、戎具考·····	109
卷之十五 考部 贡酋考·····	121
卷之十六 议部 漕议、盐议、山海关游兵议、守边议附题移军府策应疏、战车议、神铳议、百子铳火箭议·····	136
卷之十七 厄部 形险·····	153
卷之十八 厄部 拨路·····	167
卷之十九 译部 译上·····	176
天时门、地理门、居处门、品职门、伦类门、身体门、生灵门、通用门	
卷之二十 译部 译下·····	184
植种类、兽畜类、羽族类、鳞虫类、珍宝类、冠服类、饮食类、器皿类、戎具类、色目类	
卢龙塞略·图(竖排,自右向左阅读)·····	1
蓟镇形胜总图·····	3
边境总图·····	5
协路关营图·····	8
夷中地图·····	28
边外地图·····	33
内拨图附·····	49

卢龙塞略叙

余曩抚上谷，则闾中郭汝承来游，谈其尊人海岳先生所著《燕山古史》、《蓟略》、《永志》，可数百卷，洋洋绵绵，皆关边陲战守所宜。余闻之意倾。时兵使者孙方伯前守永平，故所邀先生志永者，乃出所携钞本示余，博而核、娴掌故，而晰于疆场，盖筹边之龟策，匪直载记之信史也。已，征其《燕史》、《蓟略》，云未杀青，副在帅幕。余怀之徐十年。所起督蓟门，檄视故府，则报漂漉不复有存者矣，为之低回太息。

会汝承再游至蓟，问之，家塾有遗编，腹笥有梗概也。遂留之署中，重钩纂焉。本诸《永志》，参以《史略》，节缩成书，总曰《卢龙塞略》。为汇十，首以图、经，次以谱、表，曰纪，曰传，曰考，曰议，以至厄塞、夷译，棋置胪列，恍如借箸先生也者。论次弥榘而征，塞上之情形弥综而具。文章经济，父子间源流固然哉，乃能成先生之志者，汝承也。不佞卒业，欣然，亟为之授槩人，而辄窃有所慨。

夫蓟守辽战，畏此简书，卢龙当蓟、辽之交，战守莫具于是编。第自谭襄敏、戚都护去蓟，浸失其初。迨河流之已事可覆已，辽方靡宵

盱东顾忧,疆臣葱葱无以称塞阃外万一。顾诚安得如先生言,和必先伐,伐必先谋,谋而服之,伐而克之,以和以守,乃永不失,则亦何忧夷虏哉?此余不佞所黽勉从事,愿策两镇将吏以副拊髀未能也。回环先生言,余滋愧矣。因书之以弁简端。

万历庚戌仲夏之吉

赐进士第资善大夫奉敕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餉
经略御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新城王象乾书

卢龙塞略小叙

海岳郭先生所为《燕史》，无所不囊括，卷帙甚多，缩其半而为《永平志》，而世犹不能尽传也。伯子孝廉君又缩而为《卢龙塞略》，盖仅存十一于千百耳。而于塞上故实、山川厄塞、甲兵钱谷、夷虏情形、诸战守具，靡不胪列，一开卷而塞事了如指掌，非但有裨掌故，抑亦筹边者所宜知也。今九塞所急，惟蓟与辽，而卢龙介二镇之间，相为轻重。谋蓟者不忧夷而忧虏，谋辽者不忧虏而忧夷，卢龙兼之，此非一面之利害也。故举卢龙而辽蓟可睹矣，举辽蓟而诸边亦约略见矣。

嗟夫！吾安得起郭先生而与之论塞事哉？先生在塞下久，所著又有《碣石丛谈》，孝廉将并梓之，而余为引其端如此。

赐进士出身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同邑叶向高撰

叙

家先生之游蓟门，先后一十六年，所挥麈谭塞上事甚具，戚少保公多用以决策。今台隍屹若天险，则家先生与有画云。少保尝属先生为草《燕史》、《蓟略》，未竣而少保去，后帅无能竟其续者。会东粤叶大司马公时部永平，谋诸太守孙公，辟先生纂郡志。永平，故唐卢龙军，今属蓟帅，因以史、略什五入焉。靖难以前则原乎燕，永乐以后则苞乎蓟。诸凡战守所宜、已事成败、厄塞戎索之要，暂如列眉。书成镌播，识者颇称综核。而后守至，猥云帙繁不省也，庚属搜闻，划削殆尽，置此高阁，良可永叹。夫无征弗言也，有言弗遗也，言而征，何病于繁？已而朝修正史，欲征蓟事，谓非郭先生所纂《永志》莫详也。下所部，问先生故所纂今安在，其书始乃复出。

噫嘻！郡有掌故，职在司存，宠也何知而敢喋喋？惟是史、略封疆所系，倘复岁久，竟惮帙繁，弗克表厥论次以裨当塞帷画，则曩先生所称少保忠计欲以编摩示后事师，何用？是惴惴惧谬，从故志，重加

卢龙塞略 叙

纂述，录其关于边政者，别为一书，署曰《卢龙塞略》，上之司马幕府，庶备(财)[裁]择，托以千秋。且宠也闻之，卢龙塞昔在汉南，今三之一入我版图，它故宁藩旧封，朵颜牧之，中山开平，遗烈犹在，具是书矣。倘亦伏轼，有遐思乎？则宠私为家先生规不朽，而公为当宁东顾赞一筹也，敢告军正，比于优史。

万历庚戌正月朔

福唐郭应宠熏沐勒于檀幕之具美堂

卷之首 图部

卢龙塞图引

蓟镇苞渔阳，跨卢龙塞，古燕域。汉扰于乌桓，晋乱于鲜卑；安史叛，乃有藩镇；藩镇争，乃入契丹；契丹强而女直胜，女直横而蒙古兴，不耀光明者四百五十有七年。惟我二祖丽以天日，比于三辅，而控幕南。壮哉！神都之首塞乎。然自开平徙，大宁捐，兀良哈我之耳目，虜向导焉。治则今之贡关，乱斯古之战垒矣。敢告司戎，尚慎旃哉！

蓟镇形胜总图(见：卢龙塞略·图)

郭造卿曰：岩岩都山，北平之镇。左无闾，右大行，皆入我版图。而此虽在龙塞外，不出我藩篱。其水皆内入，而朝宗于海，亦鲁之东蒙，当颛臾主之矣，今朵颜夷岂宜主而旅之哉？我太祖有令，外夷山川附祭各省之次。则望祀之礼，郡所当修者，兹余于塞外而图之意也。倘有慨然复规大宁乎，岂不甚壮！第揆时审势，谈何容易已，所以每扼腕于榆川也。

边境总图(见：卢龙塞略·图)

协路关营图(见：卢龙塞略·图)

夷中地图(见：卢龙塞略·图)

边外地图(见：卢龙塞略·图)

内拔图附(见：卢龙塞略·图)

郭造卿曰：图边疆者，难乎哉！余十年居塞上，阅旧图多矣，以总理之综核，独此未成而去。沿边五六易稿，边外未之见也。既余伯子遇卿奉军檄，图蓟及昌，今吴武学京所刻是也。原任王总兵又图之矣，大致厄塞未曲尽，矛盾犹不免焉。其人率不尽躬阅而取成于边史，且致期有稽，未尝优以岁月，故贤者亦不免塞责，岂尽奉檄之罪也与哉？兹第于故图稍补正，以备观览云尔。如其通镇曲折，具在《蓟略》，俟更详之。若夫内夏外夷，古之制也，不谙其出没之区，何以诘边将而握机宜？夷中地内外拨故无全图厘之，自余稿亦五六易焉。盖必虏营如在目中，则武筹运之掌上矣。

卷之一 经部

守略经 古

守在四夷者有道，固有然矣。其次则守四境，莫不以和为上务。然善和者必先伐，善伐者必先谋，谋而服之则不伐，伐而克之则不和，和而守之则不失，盖善伐其谋故也，春秋于三戎是矣。燕之先王善守国，盟会不通于宗周，而史虽不之详，其时势可概也。至汉初，史氏疏于世家，事多略焉，淹没者百世。余愍而订之，先阙而慎，次考而征，乃表其伐，乃议其谋，乃尚其和，乃取其克，为六篇示守者。

阙慎篇

子言，桓正仲之力矣。《管子》书多譎，故孔门无道焉。《牧民篇》简明，它若是其甚乎？然《纪年》悖于《春秋》，《轻重》尤为附会，故于疑存之而罔者辨焉。桓公欲北举事孤竹，管仲告以御神用宝。北郭有掘阙得龟者，此验数百里之地也，令过之平盘之中。君请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赐若服中大夫，曰：东海之子类于龟，托舍于若以终而身，劳若以百金。之龟而藏诸泰台，一日而衅之以四牛，立宝曰无费。将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行师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无费之宝，吾今将有大(军)[事]，请以宝为质，以假子之邑